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耳食錄 第五卷

紫溪洞長 金陵李翁，一一逸其名，一一有城兩別業，多妖異，鍵其戶有年矣。一日，故人子黃生來假寓。李告以異，而黃固言不畏，不得已，從之。

居數日，有叟自內出，鬚鬢皓朗，衣冠甚古。黃知其妖也，叱之曰：「若何人來此何為？」叟曰：「以君獨處，欲來共破寂寥耳。君固解事者，何乃效嵇生滅燈耶我紫溪洞長也，君第安之。無所苦。」自是輒與談論終日，詞義風騫，語多奇奧。黃甚厚之，而秘不以告李。

李使僕覘焉。及其門，無所睹，但見黃端坐。語刺刺不休，若與賓客偶談狀，歸以告李。李召黃詰焉，則曰無之。李曰：「是必有異，不去且有患。」贈以白金，遣之歸。黃不欲，至謂李無主人情，乃下逐客令，殆厭我不輸僦屋資，故反以金誚我也，乃辭其金，並益以己金還之，求僦別業以終歲。

李固長者，辭而謝焉，然觀其詞氣之間，頗若迷罔，益患之。乃預買一舟，約舟子曰：「客登即發。」而召黃，醉以酒，遣二僕舁之行，並束其裝置舟中，即解纜逕去，比黃覺，已數十里矣。黃念叟甚摯，欲返舟。舟於知其放，勿聽也。

行數日，叟忽至舟中，讓黃曰：「我與若好友，即去，何得不告我？」黃謝之，以情訴。叟笑曰：「固知之。欲返乎易易耳。」舟子聞之，揣知妖妄，舉篙將擊之。叟忽曳黃登岸，飛騰而去，他舟及岸上見者，無不駭絕也。舟子亟回棹白李，使視諸別業，闕其無人焉。

叟既偕黃至舊所，曰：「此地殊擾，吾已別僦一室，盍遷焉？」黃從之。行二里許，至一處榛莽塞徑，室宇荒穢。復前行，入一小門，越曲巷三四，則迴廊曲榭，雕題畫壁，廣廈數十間。便有童子二人出迎客，而笑語之聲自簾幕間出者，復嬌韻可聽也。叟曰：「此老夫菟裘。非佳客良友，未許至此。」黃謝之。

居數日，款留甚厚。是時苗年三十餘，所遇多侘異，睹此豪華，而無聊不平之慨，不覺形於顏色。一日，酒後淡心，叟謂黃：「何鬱鬱不樂第言所慾，某悉能為君效一臂。」黃笑曰：「吾屢試不售，而願望頗奢，若得今科狀頭足矣！」叟躊躇曰：「不可。若次科，即亦無難。」黃曰：「君適言之，何遽有難詞，得毋誑乎？」叟良久乃曰：「往朝南海，或有濟，然終不敢必也。」久之，未有行意。黃促之，與俱往。

及半途，過一神廟，叟驚懼變色，慘然曰：「君累我，禍至交矣！速反避！」黃方欲問故，忽陰霾障天，雨雹如矢，雷電交作，砰訇若崩山塌谷。黃急避入廟，而叟不見。既而兩收天霽。出跡之，見巨鱗長二丈餘，死於廟門外。踉蹌而返。

非非子曰：蛇之於友，誠善矣。而卒以妄舉觸法，君子惜之。嗟乎，名之不可以倖覬也！一衿之青，猶關祿籍，況於巍科首選乎！以是惡蛇之險而嗤黃生之愚也。

宓妃

有書生家洛水之旁，好義任俠。書齋假寐，夢青衣來告曰：「洛神宓妃使下妾致命，以君之高義，將申不量之誠，已至門外矣。」生亟趨出迎，見洛神飄然降車，服飾姿容果有如曹子建所賦者，侍者十餘輩，率皆妍麗風華。相見禮成，生啟曰：「塵凡下士，久企仙顏，無由展謁，何幸凌波之步競賁蓬廬！將何所命？」

妃低鬟斂袂，貌若含愁，半晌乃言曰：「妾以鄙陋，棲處蛟宮。每慮滄海瀾狂，自防如玉。黃初三年，偶逾閒束。稅履江皋，邂逅東阿，不及掩避。初未嘗流連盼睐，致蹈解珮之嫌。乃東阿詞人好為誇飾，妍詞豔語，借局抒才，致「驚鴻」「游龍」之談，為輕薄者所藉齒。而臨濟劉伯玉者，竟雒誦於其妻段氏明光之前，加以褻語，遂致觸怒悍婦，捨命通津，欲效介氏之尤，憑泉羹而為厲。陽侯長者，任其作威，竟得竊據湫潭，役使鱗介。而應以美人得渡者，咸毀容妝，乃占既濟。自太始以來，千有餘年，皓齒青蛾未有敢嬰其妒鱗者也。」

「魚腹餘妖，不自愧恥，漸乃遷怒於妾，飛語橫加。初無睚眦小怨，竟成骨髓深仇。妾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，未虞寇至，曾不以龍武三軍當此之時剪除凶牝。優容過當，養禍蓄奸，致滋蔓之難圖，悔噬臍之無及。段婦嘯聚日多，悍流蠶起。延平六虎，盡為爪牙，獅吼鳩盤，所在響應。蹂躪我邊陲，殺傷我將吏。河洛之間安瀾日久，刻期徵調，惶惑奔逃。彩旌挂旗，無以敵虎狼之眾，遂使憑陵所至，鱗介之屬靡有孑遺。往者發使遮須，告急於國王曹植，且責以文壇不戢，厥口興戎。曹王愧謝，大詰戎兵，傾國之眾剋期赴援。妒賊自度不支，聞風宵遁。援師既返，乘間復來。雖曹王念鄰繫之由己，恤與國之多難，一介乞師，無役不赴，而寇情詭秘，竊發無時，勞師遠來，無功而返，彼既歲疲於奔命，我亦虛糜其供億。」

「頃聞羽檄馳告，臨濟之師又將壓境，妾欲募召義勇，濟師益甲，秉其無備，先發制勝。義旗久建，赴難無人，而海內鷗鷺之徒多為敵用，疾風暴浪，可為寒心。事之成敗，身之安危，在此役也，先生心存濟弱，義在鋤凶，故敢特布腹心，覲面之羞所不能避，惟先生圖之！」

生曰：「兇悍之惡，人有同心。惜玉書生，尤所深疾。苟能仗助，敢憚勤勞？第恐水陸殊途，顯晦異跡，雖眾，無所用之耳。」妃曰：「不然。昔涇川節度周寶，遭鄭承符將兵，赴九娘子之難，使朝母受縛，善女奠安，古今稱其俠烈。柳生仗義，寄書洞庭君。錢塘奮怒，吞噬涇陽，骨肉再合，柳生獲盧女之報。書傳所載，不可誣也。誠能掉三寸之舌，乞一旅之師，屯戍水濱，為犄角之勢，相機策應，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是先生以齒牙餘論，安全弱孺，而有大造於巾幗也。妾雖不慧，其敢忘德？」生問所需甲馬之數，曰：「得輕騎三千足矣，皆軍帖除名，無所復用於人間者。」生故與戎閩相善，計可惜兵，遂許諾。妃謝而去，

生倏然而寤，深以為異。先是，水中常有黑風捲浪，勢若山崩，歲輒數四，乃悟妒婦之相侵也。遂詣總帥言之。帥素重生，不以為妄。生復思，曰：「妃言須輕騎三千，皆已除名軍帖，當是已死者，不然，生人赴水，將何所用耶？」帥亦以為然，遂籍已歿軍士，得若干，牒送洛水。

越數日，風浪如前。生復夢妃遣青衣來曰：「妃主蒙君恤患，賜以貔貅，悉隸於虎賁將洛子淵戲下。洛君將略非其所諳，又兼新集之眾未經簡練，驟遇狂氛，倉卒逆戰，不能指揮將士、參用機權，夜屯無備，為賊掩襲，三戰三北，挫折軍鋒。妃主憂危，計無所出，故遣下妾請命於先生，抒茲大難。知先生素優簡略，用策如神，久欲斬毒龍、搏脂虎，旁雪不平，為天下快。此正用武之秋，建功之日也，幸勿以他詞委焉。」生聞之，怒甚，奮衣而起，謂青衣曰：「有是哉！吾往矣，誓當竭其微力，縛臨濟麼麼，致之階下，以雪妃主之恨也！」遂隨青衣出。

已有旌節甲馬之屬在門，須臾而至。翠棟虹楣，台閣玲瓏。見妃淚容可掬，生前拜，妃亦答拜，坐坐於賓位而陳詞曰：「選將不慎，撓敗新軍，故收合餘燼以待先生，為破釜沉船之計。以先生瑰才勝算，當此妖狐，如掃塵振落耳。」因問剿賊之略。生曰：「我山新集之眾，當遠涉之師，宜警守以待其弊。子淵意在速戰，已違戒經，且又防禦不週，為賊所乘，是以有前日之敗。今寇已深入，不可復緩，緩將失機。蓋新敗之後，彼料我怯，謂將退保窮城，防我必怠。若以精卒齊加於彼，可以得志。」妃深然之，因命金甌取酒，為生壯行。

生飲訖，即躬環甲冑，精選士馬。初更之後，犯其前軍，人不及門，遂拔之。次日，復整三軍，將與決戰。賊聞新帥善兵，盡皆膽落，使謀來偵，為邏騎所執，因盡吐彼軍虛實。於是分佈要害，設狀誘之。偽以贏師搦戰，詐敗而南。賊輕敵無謀，並力前逐。鼓噪一聲，伏兵雲集，轉戰夾攻，賦師披靡。斬首數萬級，乘勝追襲，猝臨賊境。時賊全軍盡出，堡戍皆空，歷至城守莫不望旗歸命。段婦遣使請降，生不許，親率吏士亟攻，意在生獲。圍其三面，故解其西，誘其出而擒之。段婦果棄城而奔，匹馬潛逃。

飛騎前遮，縛於郊野。遂大索其巢，餘黨盡獲。露布馳聞，臨濟波臣率眾稱賀，大犒兵士，振旅而還。

必妃率侍女百餘人迎於郊，笑豔歡頗，丰姿愈絕。為辭慰勞，感謝再三。並轡還宮，與生登樓受俘。引囚於樓前，數其辜罪，唯叩頭鳴哀，搖尾乞命。妃殊不忍，遂欲貸以不死。生笑曰：「真神仙之度也！雖然，挑兵首禍，天有常刑。無滋敗類，實巡處此。宜論置極典，以彰法紀。」遂命押赴市曹，車裂以徇。其餘凶黨，悉皆伏誅。段氏臨刑而歎曰：「向怒伯玉，冀得為神以報之。豈料為神，猶有今日。臨濟晚渡，可得見乎！」聞者嗤之。

論囚既畢，飲至策勛，欲封生以三萬戶，寶玉之贈不可紀極，諸將士賞賚有差。生辭曰：「排難解紛而無所取者，魯連之義也。某激於區區之志，攘臂而來，豈為此乎？」妃曰：「義哉！雖然，恩之不報，人其謂我何？」生不得已，受珍器數事，餘悉卻之。妃復以白壁二、水犀一、驪珠四、鮫綃六，托生致總帥，以報其假師之惠。

於是開筵張樂，極其豐備。妃捧觴而起，為生壽曰：「先生義勇所加，窮澗立涸，梟雄授首。維澤國萬世之安，雪玉台千秋之恨。恩同再造，畢世莫酬！」生曰：「上帝彰美刑淫，假手於人，儒者任之。故巫峽之雪、瑤台之露，蘭橋碧洞之花月，率皆見於文章，形諸歌詠，天下後世，罔不知聞。雖以妃主之幽貞，無從伺影，而陳思忽然觀止，作賦留傳，翠羽明珠，恰傳阿堵。此皆天假之緣，使昭其美，而欲世間之知有妃也。至於妒忌之流，役夫若僕，嫉美如仇，持杖窺簾，奏刀發披，呈丑於廣眾之地，揚穢於遠近之口，頓使正士興歎，詞人發忿，口誅筆誅，怒及枯骨。雖決西江之水以洗穢，持南嶽之山以包羞。豈能喻其萬一者哉！若斯之故，是謂天刑。然或由頑鈍無恥之夫，薄悻無良之子，激發其豺狼之怒，醞釀其蜂蟻之毒，以至於斯極，固未有遷怒神仙，宣威津度，直以一妒上下千古，如段婦明光者也。負固水鄉，已歷千霜，未遭譴戮，而猶不戢思逞，幾欲瀆羅襪之塵，罪實貫盈，正宜殲滅。故某得上藉妃靈，下資兵力，搗其巢穴，殲厥渠魁，一鼓而平，無亡矢遺鏃之費。天之所命，非人力矣！且身隸幅員，曾不能投鞭拂劍，預截橫瀛，掃蕩腥穢，而使搖撼帷薄、震恐環佩，皆某之愆也，敢自功乎？」乃亦酌酒奉妃。妃為連飲數觥。紅妝數百人，皆次第奉生酒，獻酬次暢。

俄傳江妃湘君湘夫人等來賀戰勝，皆颺車羽輪，雲衣霞佩，咸向生斂衽，美眷之詞不可勝紀。已而湘靈為鼓瑟，江妃為起舞，極音節神態之妙，真使蒼梧雲停、漢臯月白，殆非語言所能喻矣！及暮別去。

生次日亦辭歸。妃知不可留，徘徊眷戀，淒然淚落。顧視諸女，亦皆神意酸楚。生於是亦惘惘有恨別之色。妃謂生曰：「後二十年，君當厭棄富貴，服食還仙，此妾與君相見之秋也。君但志之，無探憾於此行。」遂以旌旗甲仗、輿馬侍從，送生還家。

肅然一聲，生乃驚寤。家人環泣，言「已昏睡七日矣，呼之不醒，惟氣未絕耳」。生具告之。家人復報東軒有寶物無數，耀日充庭。視之，即妃向所贈，蓋妃以生廉、不欲多取，故俟其歸而盡致之也。

生後仕至郡守，頗思必妃言，乃齊官歸，行導引之術。一日訣家人，大笑投洛水中死。數年後，有人見生與數麗人游於水上。

周斯盛

周斯盛者，金溪諸生也，有善行。夜睡，輒夢為某縣城隍。一夜，方折鬼獄，忽傳天榜發。急往視之，白紙墨書，宛如人間鄉榜。乃見己名為解首，有硃印蓋其姓，模糊不甚可辨。而同鄉某某，皆榜中人也。覺後記之，舉以語人。已而鄉闈揭曉，而捷音不至。後聞解首乃晏斯盛耳，始悟硃印之故。餘悉如言。

跨衛者

東鄉諸生陳某，方夜讀書，聞東鄰婦姑詬詈，鄰人歸而擲其婦，婦喁喁哭泣不休。少頃，戶外池水抨然有聲，疑鄰婦忿而自溺，亟呼家人救之，果曳一人起。

視之，乃數年前其家傭工也，猶嚙語曰：「聘金五十，已在腰纏。但欲一見新婦，何久不出？」既而恚曰：「誰敗吾事耶？」既而則又拱手作揖別狀，軒然睡去。乃撻其面而醒之，則四顧彷徨，驚起駭走曰：「何遽至此此何處耶？」陳語之故，且詰其自。

傭恍然曰：「吾昨過艾家橋，見友人某乙跨黑衛而來，蓋去冬溺死橋下者，吾殊忘之。渠問我：『欲得婦否？有少婦欲嫁，須聘若干。吾為君媒之。』遂與俱至一人家。而跨衛者忽怒曰：『豎子敗吾事！』叩其故，不答，憤恨而去。吾逐而送之，乃竟問諸水濱，殊不覺耳。憶所聘者，即君東鄰某婦也。」陳亟使人覘之，則婦已投縋垂絕久矣，救之得蘇。

是夜陳既寢，聞跨衛者來窗外，且哭且詈。陳怖不敢出。雞鳴始去。

非非子曰：君子之惡鬼，宜哉，溺而求代，幾死者二人，不已名乎吾聞古有鬼媒，以人為之，其事甚怪，殆譎者托以射利耳。今鬼也，而媒人使自委禽焉。譎斯極矣！

白衣婦人

臨汝之東，一水湛然，游鱗可數。然深淺莫測，雖善泅者不能窮其底也。

嘗有少年偕數人出遊，見二白衣婦人甚娉雅，立於水旁鼓掌大笑，因往就之，欲詰其故。二婦人遂推少年入水，婦人亦入。眾皆惶惑，半晌，少年復奮墳波而出，婦人亦出，皆鼓掌大笑。少年遍體淋漓，婦人白衣略不沾濡。

又推少年之兄入，婦人亦復入。入之，竟不復出鼻。眾駭甚，皆大哭。少年獨笑不止，謂眾曰：「彼甚樂，尚何哭為？」問其狀，終身不肯言。

葛衣人

江寧江進士之京師，止逆旅小飲。時密雪嚴寒，折綿冰酒。忽見戶外一葛衣人過，頎然而長，跣足行雪中，了無寒色。江異之，前叩其姓氏，不答。又問「客寒乎」，亦不答。又問「客飲酒乎」，乃點首者再。遂引入旅舍。飲至無算，不醉。復進食，食至無算，亦不飽。而終席都無一語，狀類啞啞。江愈奇之。次日將行，請客俱，搖首勿許。遂辭別。

行三日，至一處，葛衣人忽至，謂江曰：「君見大寬衣大笠、短棒荷籠性、遙立道旁者乎？」江曰：「見之，一僧也。彼何為？」曰：「今夜三鼓，飛刃取君首者，即渠也。」江膽喪，伏地求救。客曰：「吾在，固無畏。渠果來，膏吾斧矣。」乃戒江熟寢勿驚。

至夜半，客提僧頭擲地上，曰：「莽髡無禮，吾已殺之。然亦君挾資太重，為渠所覬耳。」江初諱之。客曰：「君囊中白金若干，黃金若干，封識何狀，藏置何所，胡乃欺也？」江大驚失色，連曰唯唯。客曰：「挾此何為？」江曰：「欲往投某公門下，以此為贄耳。」客艱然怒曰：「咄！汝固蠅營若此哉！吾目眩，誤識爾，悔不教和尚殺爾」言罷，提僧頭越屋而去。時星光黯淡，頃刻無蹤。

江慚且懼，遂不復至京師而返。

過陰

野老常言：陰牒勾人，往往有生人為之者，謂之過陰。其人言語飲食，了不異人，但就睡則嗒焉若喪，呼之不能覺，蓋其過陰時也。榻下雙履，必一仰一覆，盡仰其履則覺，盡覆其履則死不復返。故每寢必扃其戶。懼為人所弄也。後一月誰當死者，輒先知之，預見陰牒也。

有村民周氏，役此有年矣。一日獨坐，汪然出涕。家人怪問之。曰：「吾弟萊日死矣。吾欲生之而不能也。」弟媳踈而請曰：「伯固忍勾其弟耶盍謀所以代之」民曰：「諾。然必得生辰符合者，使冥司不及察，則弟可生而吾不獲譴。顧安所得其人乎？」數日，喜曰：「得之矣，同邑某生是也，方讀書山中。吾弗能入其室，聞某日夜歸，當俟於途而要之。」

數日，又報曰：「無能為矣！吾俟之南山之陰、亭礎之右。某生過焉，吾三前而三踏，重為所困，吾憊矣，無能為矣！」期至而弟果死。

有知其事者，舉以叩某生。生曰：「誠有是。疇昔之夜，吾行亭下而寒慄者三，毛髮皆豎立，其殆是歟」

後十餘年，生補弟子員，今年五十餘矣。友人徐君能舉其姓名，姑逸之。

沈翹翹

河南韓生游都下，薄暮獨行。見高樓隱隱，粉壁紗窗。有婦女笑語其中，駐步聽之。

一女曰：「前日葉子戲，阿姊獲幾何」一女曰：「三百緡耳。昨復為阿翠掇去。」一女曰：「渠是錢樹子，偏耐著花。」一女曰：「連日張公子不來，想醉眠鄭九娘處矣。」一女太息曰：「錦綺纏頭，金錢買笑，大都冷煙寒月，不足復記憶。近有薄倖郎贈吾二詩，尤可笑也。豈知吾輩多情，乍離眼前，已置腦後，況於形銷骨化乎！不然，墓門相思之樹，行且成林矣！」諸女皆失笑，問其詩云何。女乃誦詩曰：

「舞衫如蝶鬢如鴉，醉倒城南碧玉家。

一霎紅樓嫌夢短，酸風苦雨送梨花。」

「眉斂秋霜冷畫屏，崔娘卷裡太零丁。

紫蘿紅杜都尋遍，何處空山墓草青」

韓聞大驚，即其弔亡妓沈翹翹詩也。瞬息間，高樓已失所在，惟白楊蕭瑟，夕照熏林。歎息而返，亟搜篋中二詩稿焚之，終身不復幸妓。斯亦迷香洞之閉門羹也。